

全力防控疫情 市民無需恐慌

新聞背後

徐緩

武漢肺炎疫情有進一步擴散的跡象，除了內地多省市增加病例外，其他亞洲地區亦發現個案。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就此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在當前形勢下，特區政府須與內地有關部門保持高度的溝通與合作，並及時因應情況變化作出預案。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要高度重視防疫，另一方面更要保持冷靜，切忌受政客煽播失實消息影響而出現恐慌。事實上，有當年應對「沙士」疫情的經驗，再加上不斷進步的防疫科技，應該對疫情受控，保持信心。

武漢肺炎從發生第一例個案至今，已過去了一個半月，儘管已證實這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引起，但病毒是如何傳播、病毒存活的條件等仍還是未知狀況。對於一種新型病毒出現，確診個案增

至最少二百一十八宗，並導致三名患者死亡，說明疫情已經到了一個相對嚴重的地步。不論出於什麼理由，人民的生命健康必須放在第一位，不應任何理由拖延與懈怠。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來，特區政府的相關工作人員已經全面起動，今日起在來回武漢的航班實施健康申報表制度，所有乘客都要填寫及提交申報表。在多重措施之下，預期可將疫情控制在最小的傳播範圍內。

別有用心政客媒體製造恐慌

此次新型冠狀病毒基因與當年「沙士」有近八成的相似度，再加上種種未知情況，很容易引起恐慌。事實上，香港市面上佩戴口罩的人越來越多，而口罩等防疫用品似乎也有供不應求的情況出現。再加上昨日一天內地就增加數十

宗個案，以及韓國、日本等地也出現病例，香港社會氣氛陡然凝重。在一些別有用心之政客及媒體的誤導之下，社會更出現散播恐慌的言論。

一種傳染病由發現到傳播，並非一日而成。而在面對未知疫症時，需要對感染者進行排查，最終確認病毒的類型，需要與時間賽跑，換作任何國家或地區都是如此。因此，不能說武漢肺炎病例不斷增加，就指責內地沒有做好防疫工作。實事求是地講，此次內地在應對武漢肺炎疫情時，已經做到了較高程度的公開與透明。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以及香港的防疫人員，都在最短時間內獲通報情況，也獲安排到武漢了解第一手情況。更重要的是，內地有關部門每天公布新增個案以及對病毒研究的最新資料。

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城市，人員往來便利也就意味着病毒傳播的便利，

當年「沙士」之所以迅速傳播，也正因如此。而與十七年前的情況相比，香港如今還有一個更大的不利因素，即社會大型公眾活動的增加，以及在「修例風波」之下社會秩序遠不如當年。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市面上連垃圾桶也因暴亂的頻生而大幅減少，這顯然更有利病毒的傳播。

防疫工作絕非走過場，不是要滿足於誰的要求，而是要以最終的防疫結果作依歸，在此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市民要保持高度的警覺，但切忌出現不必要的恐慌。正如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所指出的，病毒特性及患者病發後的臨床資料，內地公布的資料相對有限，現階段不適宜就病情嚴重程度，以及人傳人是否很容易發生作結論，若基於有限資料判斷新型冠狀病毒不及「沙士」和中東呼吸綜合症嚴重，容易令市民錯判疫情。實際上，根據

英國的傳染病專家所稱，根據現有資料，武漢肺炎的傳染度並不高。

昨日，正在雲南視察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疫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高度重視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級部門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組織各方力量開展防控，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要全力救治患者，盡快查明病毒感染和傳播原因，加強病例監測，規範處置流程。要及時發布疫情信息，深化國際合作。」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作出具體批示。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也強調會加強與世界各地的疫情溝通。

春節即將到來，疫情可能還會不斷蔓延。所有人都要做好個人的衛生與防護，但更應沉着冷靜應對。在疫症面前，沒有政治立場之分，只有共同抗疫之理。

「品格良好」不是凌駕法治的理由

每年一月，香港的法律專業人士都會聚集在大會堂舉行法律年度開啟典禮。往年，法律界領袖人物都會發言，往往都是例行公事，內容也毫無新意。

可是，今年在1月13日舉辦的年度開啟典禮卻不同以往，會上的發言擲地有聲，很多內容確實令人寬慰。

截至1月2日為止，共有6956人因涉及「反修例」示威或暴亂而被捕，其中有1051人被檢控，而且這個數字還在繼續上升。

如此大規模違法對執法、檢控以及相應的法律程序帶來重大的影響，法律界人士肩負着為社會指明方向的責任。畢竟，過去七個多月以來踐踏法治的情況層出不窮，暴力變本加厲，乃至出現在法庭外放火，威嚇法官以及破壞立法會等等行為。凡此種種都應繩之以法。

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所

言，《基本法》賦予香港市民享有言論自由，結社、集會、遊行和示威的自由。但是，人人都應尊重他人的自由，無人可在享受權利之時卻踐踏他人的權利。馬道立指出，行使權利不能作為傷害他人人身、財產的藉口，更不能作為訴諸暴力的藉口。

儘管這些都是基本常識，可是仍舊有必要重複強調，尤其是社會職責遭捨棄之際。事實上，令人費解的是，一些包括公民黨立法會議員在內的公眾人物竟然拒絕譴責公然施暴的暴徒，甚至還有人試圖為他們洗白，簡直是不負責任。

馬道立的告誡，不僅得到了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呼應，也得到了律師會會長彭韻儀的支持。鄭若驊譴責暴力橫行令香港變成暴民統治。她在發言中指出：堅信某套觀點的人可以結成團夥去損害其他人的權利，這一謬論是站不住腳的。彭韻儀強調「遵紀



論法論事
江樂士

守法毫無商量餘地」，並指出：不能拿所謂的「公民抗命」作為理由去縱火、破壞公物或傷害他人。凡是思想健全的人，都不會否認這一點。

對於有人無理指責律政司的檢控人員帶有政治偏見，鄭若驊強調，律政司嚴格依法履行職責，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執行刑事檢控工作。她保證，處理案件的檢控人員絕不偏袒，並確保提供「誠實、獨立和專業」的檢控意見。鄭若驊此言確實振奮人心。七個多月來，暴徒和試圖為他們開脫罪責的人沉淪一氣，不但詆譭英勇執法的香港警察，還詆毀盡忠職守的檢控人員，他們的謊言必須予以揭穿。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Philip

Dykes）在致辭中提醒一眾人士，許多在示威中被捕的人士過往品格良好，而且並非所有人都犯下嚴重罪行。他解釋說：即使存在有力證據指控被捕人士，律政司也不一定會落案起訴每一位疑犯。他言下之意是指檢控所有被捕人士可能不符合公眾利益，律政司的檢控守則也提到了這一點。但這只是籠統而言。

誠然，檢控被捕人士與否，依從兩個大方向。檢控人員一旦確認證據足以將疑犯定罪，就必須考慮起訴該人士是否符合公眾利益。例如，被捕者年齡、身犯重病或罪行較輕，則可以以警誡之類的方式取代檢控。

但倘若被捕人干犯嚴重罪行、屬罪有應得，為了維護公眾利益，就必須起訴該名人士。例如，任何人無論以什麼方式蓄意違法，如參加非法集會、濫用暴力、縱火、刑事毀壞、恐嚇他人、製造汽油彈、襲警或威嚇其

家屬等，都必須被繩之以法。不論他們年紀如何，也不理是否有前科，基於公眾利益都必須予以依法嚴懲。

雖然在示威活動中干犯罪行的人犯罪動機各有不同，但總離不開邪惡本質。此中，一些人純粹向社會宣戰、意圖破壞法治；另一些人則公然搞「港獨」，進行分離主義活動，甚至勾結反華外國勢力，圖謀損害國家利益。這些犯罪分子都必須被繩之以法。

律政司現在必須要優先檢控干犯示威相關罪行的人。馬道立建議成立專責工作小組，研究司法部門如何更好地處理大量「反修例」案件，不失為一個良策。他已經意識到要加快司法過程，檢控人員需要準備好所有資料和證據，他們也要獲得所需的一切支援，包括指導、人手和資源等。

註：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
前刑事檢控專員

思考香港——陳佐洱《交接香港》《我的港澳情懷》讀後

議事論事

呂良弼

香港回歸，雪洗國恥，是彪炳中華民族史冊的空前壯舉。

在香港回歸的坎坷路上，陳佐洱是接力的最後一棒。他時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站在中英交鋒的最前沿。他知性儒雅卻又堅如磐石，成為英方「最頭疼，也是達成協議最多的對手」（英國貿易投資及外交事務國務大臣伊恩·麥卡特尼語）。

陳佐洱出身書香門第，從小鍾愛文學。然而，歷史的選擇，使一介書生步入政壇，時代風雲把他推到一個民族歷史大事件中。他不辱使命，殫精竭慮，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最充沛的精力獻給祖國和人民。

他的文學才華沒有因此被埋沒，反而在外交歷練中，在這場雪洗國恥的世紀交鋒中獲得昇華。長篇紀實文學《交接香港》就是他的力作。這是他在中英談判最後1208天的真實記錄。

《我的港澳情懷》則是他的另一部文集，正像書的副題「走過的路和思考」，重點是他在從事港澳工作，踐行「一國兩制」中的經歷和思考，極富理性和智慧，發人深思。

近數月來，香港的激進暴力犯罪活動不斷升級，持續的亂局讓人揪心。這個時候讀這兩部著作，我每每陷入沉思。

香港回歸以後，取得了抵禦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等一系列成就。祖國對香港的照顧，讓內地人都很羨慕：供港的能源天然氣從不間斷；環保的蔬菜、鮮活產品，每天三趟快車運往香港；長期缺水的香港，用上源源不斷的東江水，為了保證供水質量，東江沿岸幾十年都保持優質的自然生態……

香港獨享如此超級待遇，為什麼還接連發生暴亂？有人說，香港人有怨氣

，房價高，住不起房子，工作不好找，兩極分化，矛盾激化……在我看來，這只是部分原因，並不是根本原因。香港知道亂局的真相是什麼？

英國人埋下香港亂局的伏筆

《交接香港》披露，有位港英前高官後來告訴陳佐洱，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伊始，就在港英政府內部做了一個「嚴肅的形勢報告」，斷言北京政權不到1997年就會像歐洲的蘇聯、東德和波蘭那樣垮台，以此動員政務官、公務員跟他一起「握爛牌」，打亂仗，放棄中英已經達成的所有協議、諒解的束縛，撈回10年前英國在談判桌上想得到卻沒能得到的東西。

於是英國人明裏暗裏部署勢力，處處「埋釘子」，「使絆子」，製造麻煩。如他們秘密給22.5萬香港各界精英人士及其家庭成員一個密碼，這些人隨時隨地可以在任何一個英國使領館取得英國本土公民護照；趕在香港回歸前通過「人權法案」，把兩個連在英國都未完全適用的國際人權公約用於香港，企圖凌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之上；改變多年來的「行政主導」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機構的地位和權力；突然「慷慨」，大筆花錢，讓未來的特區政府留下大批債務……

這一切的要害就是：撈回談判桌上想得到卻沒能得到的東西。陳佐洱和他的團隊在中央直接領導下，同他們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連一個「和」、「參照」這樣的漢字和英文單詞，也反覆推敲較量，強硬務實又機智靈活，讓英方在談判桌上沒能撈到便宜。

陳佐洱在談到2017年香港特區第一次行政長官普選所發生的激烈爭論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場爭論，「實際上反映了中國香港內外各種政治勢力力

求維護或奪取2017年後香港管治權的較量」，「關乎中國香港的管治權將落在哪種政治勢力手中」。因此，可以預見，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英方想做但沒能做到的以主權換治權的鬼把戲，還會以不同形式出現。

今天香港的亂象當然有民生問題等諸多複雜的原因，但究其實質，正是「港獨」分子同各種內外反華勢力相勾結，同我們爭奪香港管治權的較量還沒有結束。

這些反華勢力精心策劃，把民生怨氣引向暴力，製造混亂，走上恐怖主義邪路，最終目的是什麼？只要看看他們的「五大訴求」就明白，前四條只是鋪路，第五條才圖窮見匕首：「解散立法會，立即實行『雙真普選』」，讓特區政府下台，奪取香港管治權，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這才是今天香港亂局的真相。

以歷史的眼光看，今天的「港獨」思想，同英國管治香港時的殖民教育是有淵源關係的。今天的「港獨」組織「香港人優先」，前身是「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他們到中聯辦門前喊的口號是「《南京條約》萬歲」「感謝英國」「中國人滾回中國去」，打的標語牌是「香港的唯一出路是『獨立建國』」，在Facebook網上稱中國為「支那」（《我的港澳情懷》）。所以陳佐洱在書中說，「港獨」分子背景複雜，不能等閒視之。

書中寫到一件事，令人動容。陳佐洱離開香港13年後，應邀赴港出席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活動，在下榻的酒店門前，遇到一位為他開車門的制服男士，他「禮貌地直視着問我：您是陳先生嗎？10多年前我在九龍的麗晶酒店服務，也為您開過車門……」時隔多年還記得為這位中方代表開過車門，這讓陳佐洱受到感動。在他們一行離店的前一日上

午，「我和我的同事們走出酒店大門，正在候車，看見他疾步朝我走來。『陳先生，明天我沒有班，不能送行。』他有些靦腆地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酒店的硬紙便箋，遞給我說：這個給你留作紀念！我接過來細看，是五行端正的豎寫字：『陳先生留念：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酒店員工梁國鴻劣筆』。我周身熱血湧動，緊握他的手。離開香港已13年，離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也已整三年，居然還有一位香港的普通市民朋友關注我的行蹤，因為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這兩句話，是我2008年3月5日最後一次以國務院常務副主任的身份出席『兩會』，在人民大會堂回答記者時說的，被當時的媒體廣泛報道。我欽佩梁先生的記憶，他當時一定讀了報紙，所以今天把這兩句話作為主旨，抄錄並加上引號回贈給我。我感謝梁先生的關愛，他是在表示對我的認同，肯定，嘉許？抑或大而廣之，對香港、對國家輝煌前程的讚美？我把梁先生用透明塑料紙仔細包裝的這張墨寶貼胸放入襯衫口袋裏。在我後半生的諸多體驗中，它真比一枚紫荊勳章還珍貴」。

挑戰主權底線不會有好結果

陳佐洱書中這些深情的記敘，勾起了我少年時代的一段記憶。我曾是香港一名小學生，參加過當年全港愛國學校師生慰問解放軍的義賣活動。那幾天，我們大清早出發，背着學校為我們準備好的一袋袋手紮各色紙花，三五成群，沿街義賣。我和同學們從跑馬地乘叮叮噹噹的電車，經灣仔、銅鑼灣、北角到筲箕灣，然後再向西，到中環、上環、西營盤。我們逢站下車，見酒樓茶肆便進，給人遞上一朵小紙花，說是慰問解放軍義賣，他們都會微笑着往我們錢箱

裏塞錢。在小學生的心裏，大概都認為在那裏飲茶吃飯的大人總是有零錢的，所以只專心進出酒樓茶肆。有天下午天近黑，我們在灣仔軒尼詩道，剛從酒樓裏出來，被一聲「讀冊仔（閩語，意指學生）！」喊住，一位門外路邊攤主老伯，捧出一把硬幣，這可能是他一天的收入，嘩啦啦地投進我們的錢箱，然後望着我們笑笑，一句話也沒說。我們連聲道謝。

幾天裏，我們從早到晚，走遍港島鬧市，送出一朵朵小花，沒有一次被拒絕，沒有一次遭冷眼。如今想起來，那一張張親切的面孔已經模糊，但心裏還覺得溫暖。

我懷念記憶中的香港！

香港的亂局不會無盡頭的。想想當年，戴卓爾夫人帶來三個由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的方案，小平同志都頂了回去，說主權問題沒什麼可談的，要談就談香港以後怎麼安排，談「一國兩制」，你接受我們就談下去，否則我們就要改變解決香港問題的時間和辦法。主權就是底線，當年「鐵娘子」就在這條線上敗下陣來，今天誰想挑戰「一國兩制」，踩上這條底線，都不會有好結果。

陳佐洱書中有一段深刻的論述，他認為，我們看當前香港問題，要有歷史縱深感。把香港問題放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中統籌謀劃，是我黨歷代領袖的重要方法論，體現了高度成熟的政治智慧和開拓創新的實踐方法，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與鄧小平同志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五十年不變治港目標高度融合，兩個目標聯繫在一起，預示着「一國兩制」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我們對此要有戰略定力。時間是最後的贏家。

（文章有刪節）
原福建省社科聯黨組書記